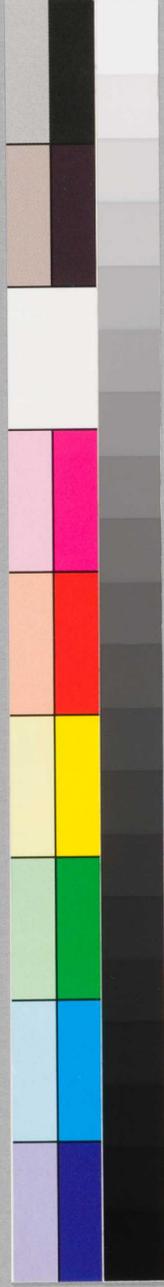


金匱要略註解 二



金匱要略注解卷之二

○痙濕腸病脉證第二

○論一首 脉證十二條 方十一首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痙一作痙餘同

痙當作痙傳瀉之誤也雖活人謂古人以強直為

痙按韻書痙音充智切惡也即愚痴頑惡之意也

決非痙瘳反張之類也朱奉儀活人書曰問發熱惡寒頸項強急腰身反張

如中風狀或痙瘳口噤此各痙也傷風頸項強急身軀反張屬太陽經先因傷風又感寒濕而致然也古人謂之痙病外證發熱惡寒惡寒與傷寒相似但其脉沉遲弦細而頂背反張強硬如發痙之狀為異耳註曰痙音懺又作痙巨野切痙者強直也古人以強直為痙金匱要略云太陽病其身軀



凡凡便子 凡痙之病或濕熱或風寒濕不一此指傷為痙也

風兼寒濕而成者為言千金所謂太陽中風重感於寒濕則變痙是也見千金方第二十五分其剛柔者以無

汗有汗也其無汗有汗皆外邪有余而無汗者寒多兼表鬱有汗者濕多兼表虛故以剛柔示其意

此即少有異耳然成無已註傷寒論引經曰肺移熱於腎傳為柔痙曰柔為筋柔而無力痙謂骨痙而不隨以之觀之宜知痙病有寒濕熱濕之二症

成無已傷寒論註曰痙當作痙傳瀉之誤也痙矣惡也非強也內經曰肺移熱於腎傳為柔痙柔為筋柔而無力痙謂骨痙而不隨痙者強也千金以強直為痙經曰頸項強急口噤背反張者痙即

是觀之痙為痙字明矣然於柔字義不當理何有筋柔而骨

痙之理乎剛柔只陽陰而已蓋太陽中風而感寒濕故惡寒無汗也王宇泰謂熱鬱兼燥化而無汗

者混熱濕而為痙病者也成氏言宜為是矣成無已傷寒論註曰千金曰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變痙太陽病發熱無汗為表實則不當惡寒今反惡寒者則太陽中風重感於寒為痙病也○王宇泰云熱鬱愈甚則兼燥化而無汗血氣不得宜通大小筋俱受熱害而彊直故曰剛痙也

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曰柔痙

成氏傷寒論註曰太陽病發熱汗出為表虛則當惡寒

其不惡寒者為陽明病今發熱汗出而不惡寒者

非陽明證則是太陽中風重感於濕為柔瘧也表虛感濕故曰柔瘧王宇泰云濕勝者自多汗出愚謂表虛感風濕而寒少故汗出不惡寒也○經曰地之濕氣感則害於皮肉筋脉故瘧者皮肉筋脉強直之病也雖瘧有熱寒血脫之分非濕則何以為筋脉強直之症耶或問產後血脫多為瘧症蓐茵內何為感於地之濕氣乎曰地之濕蒸騰為霧霧風之氣無處不入故莊周曰寇莫大於陰陽者言無所免也庚乘楚篇

太陽病發熱脉沉而細者名曰瘧為難治

成氏曰太陽王表太陽病發熱為表病脉當浮大今脉反沉細既不愈則太陽中風重感於濕而為瘧愚謂中風重感於濕寒而脉沉細故所以難治也經曰重感於邪則危此之謂矣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  
成氏曰太陽病發汗太多則亡陽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微不能養筋則筋脉緊急而成瘧也張卿子云可見亦不必因重感寒濕夫風病下之則瘧復發汗必拘急  
下之則津液去而筋不柔和故為瘧復發汗則亡

陽謂其拘急則皮亦制引矣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瘡

創痍全瘡者血竭發汗則增燥盡故瘡○劉純玉

機微義曰按此謂發汗下之而致瘡則不專於風

寒濕之外傳矣是又因壞證而成也發汗下之太

過皆亡津液損血之所由也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

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

傷寒論目字上有脉字非也此皆風濕襲表陽氣

不暢然其謂獨者一身皆瘧故頭獨動不如成氏

說細分而可矣成無己曰太陽中風為純中風也

惟是太陽中風重感寒濕乃變為瘧也身熱足寒

者寒濕傷下也時頭熱面赤目赤赤風傷上也

頭搖者風主動也獨頭搖者頭為諸陽之會風傷

陽也若純傷風者身亦為之動搖手足為之搖擗

此皆內挾寒濕頭搖也口噤者寒主急也卒口噤

者不常禁也有時而緩若風寒相搏則口噤而不

時開此皆加之風濕故卒口噤也足太陽之脉起

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入絡腦還

出別下頂循肩膊內夾脊抵腰中下貫鬲以下至

足風寒客於經中則筋脉拘急故頸項強急而背

反張○張卿子云此論瘧狀活人書曰瘧病外證

發熱惡寒與傷寒相似但其脉沉遲弦細而項背

反張為異耳

若發其汗者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即惡寒

先有前症而發汗則表虛陽衰寒濕得意乘虛故惡寒

甚發其汗已其脉如蛇云其脉滄滄

喻昌曰如蛇言脫出之陽本急疾親上輕矯若龍為濕之遲滯所紐則如蛇行之象儘力奔迸究竟不能奮飛也是則多汗亡陽之外更添亡陽一證所以形容其脉如蛇○劉純曰發汗已如蛇亡津液而無胃氣之象也

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瘥

喻昌曰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瘥

之文不叙病之原委突云欲解如禪家半偈令人何處下參耶試一參之妙不容言矣蓋傷寒傳至厥陰有欲解者有過經不解者此之出欲解之證復出不解之脉殆謂瘥傳厥陰其經已盡解與不解辨其脉證而可知也欲解之證厥陰之邪必傳脾土尅其所勝復當為之暴脹本內經厥陰在泉民病腹脹之義以論證亦見厥陰不再傳太陽而但轉太陰邪欲解耳解則其脉必見微浮何以知之於傷寒厥陰中風脉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而知之也若脉仍陰象反見沉弦必自病其筋脉

而拘急成瘕亦如過經之例未可定其解期矣

夫瘕脉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一作築築而弦脉經云瘕家其脉伏堅直

上下

劉純曰堅直上下行皆緊之象也直上直下如切繩之象故緊象

愚謂寒濕相搏故其脉緊也○喻昌曰瘕家其脉

伏堅直上下而復以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立發

其義明伏非伏藏之伏按之可得即所謂沉也堅

非漫無著落即緊如弦不為指撓邪氣堅實也直

上下行者督脉與足太陽合行於脊裡太陽邪盛

督脉亦顯其盛緣督脉行身之背主脉行身之前

如天地子午之位居南北之中故其脉見則直上

直下脉經謂直上下行者督脉也見之則大人癩

小兒癩者是也惟其夾於沉脉之內重按始得所

以病癩癩及瘕有非陽病可比若舉指即見直上

直下則為陽狂其證登高踰垣勇力且倍平督何

至攣縮若是耶瘕證陰脉之似陽其辨又如此

瘕病有炎瘡難治

寒濕相搏火氣鬱為邪所以為難治也

脉經云瘕家其脉伏堅直上下

仲景書皆後世叔和輩所採撰而今稱脉經者叔

和作也而仲景書中引用脉經云者古昔別有脉經耶抑後世引叔和書而彌助仲景書耶皆未可知矣

太陽病其證備身躰強凡凡然脉反沉遲此為瘧括蔓桂枝湯王之

凡當作凡席之凡凡凡拘強之貌詩狼跋云赤舄

凡凡是矣凡注云凡凡凡絢自謂拘着舄屢頭為行

戒狀如刀衣鼻在屢頭言拘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妄顧視按此可以想見項背拘強之狀若作鳥羽釋則凡當音殊而加或為知羽貌或為伸頸之拘強之義反不切矣

貌者皆非也音釋凡音殊短羽貌○傷寒論註凡凡者伸頸之貌也喻昌曰

本文云太陽病其證備身躰強凡凡然脉反沉遲此為瘧括蔓根桂枝湯王之傷寒方中治項背凡凡用桂枝加葛根湯矣此因時令不同故方亦以變微之汗出惡風其邪在表而此之太陽證固不具備其邪之亦在於表可知也但以脉之沉遲知其不在表之邪為內濕所持而不解即係濕熱二邪交合不當從風寒之表法起見故不用葛根之發汗解肌改用括蔓根味若入陰擅生津微熱之長者為君合之桂枝湯和榮衛養筋脉而治其瘧乃變表法為和法也愚謂此太陽中風汗出津液燥

又感寒濕則陽氣饒而瘧故用桂枝湯去風寒除筋脉邪用括蕒根通行津液潤澤枯燥所以瘧自愈也喻昌以為濕熱而說括蕒根者非也成無已曰括蕒根味苦微寒潤枯燥而通行津液吳昆方考曰勾玄曰以桂熬成濃汁着於諸木嫩苗之上必致萎謝故瘧者筋病也肝木主筋藥內用桂可以代肝緩筋所謂木得桂而柔也以故瘧病宜之

括蕒桂枝湯方

括蕒根 二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二兩

甘州 二兩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頃啜熱粥發之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瘧葛根湯主之

此寒邪腠表實表實則膀胱閉小便少津液燥欲為瘧其症如此故用麻黃葛根發其表○喻昌曰本文云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瘧葛根湯主之傷寒論太陽篇中項背几几無汗惡風者用葛根湯此證亦用之者以其邪在太陽陽明兩經之界兩經之熱并於胸

中必延傷肺金清肅之氣故水道不行而小便少  
津液不布而無汗也陽明之筋脉內結胃口外行  
胸中過人迎環口執并陽明筋脉牽引口噤不  
得語也然剛瘕無汗必從汗解况濕邪內鬱必以  
汗出如故而止故用此湯合解兩經之濕熱與風  
寒之表法無害其同也○吳昆曰風寒傷經絡之  
經則所過但痛而已未至於強風寒傷筋骨之筋  
則所過筋急強直而成瘕曰剛瘕者無汗之名也  
本艸云輕可去實葛根麻黃形氣之輕者也此以  
風寒表實故加一物於桂枝湯中又曰太陽與陽

明合病必自下利下利裡証也今之庸醫皆曰漏  
底傷寒不治仲景則以此方主之蓋以邪氣併於  
陽明則陽實而陰虛陰虛故下利也與此湯以散  
經中表邪則陽不實而陰氣平利不治而自止也  
斯妙也惟明者知之○汪機曰夫寒傷血血傷是  
以無汗此乃寒邪客實于經裡法當散其實邪經  
曰輕可以去實故用麻黃乾葛輕揚之劑以逐中  
之實邪又云風宜辛散寒宜甘發是以用桂枝生  
姜甘枳大棗以發散在表之風寒芍藥收陰寒以  
救血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  
去節

桂 二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甘艸 二兩  
炙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  
枚

右七味咬咀以水七升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

不須啜粥者恐汗也忌多汗者恐津液燥而作瘧也將獎同養也息生也將息猶言養保也

瘧為病

一本瘧字上有剛字

胸滿口噤卧不着席脚攣急必斷

齒可與大承氣湯

寒濕包陽入裡故以承氣可下之○喻昌曰本文云瘧為病胸滿口噤卧不着席脚攣急必斷齒可與大承氣湯仲景之用此方其說甚長乃此裡求生之法也靈樞謂熱而瘧者死腰折痠瘵齒斷也茲所云卧不着席即腰折之變文脚攣急即痠瘵之變文且斷齒加以胸滿口噤上中下三焦熱邪充斥死不旋踵矣何以投是湯乎在傷寒證腹滿可下胸滿則不可下又何以投是湯乎須知所謂胸滿不可下者謂其邪尚在表未入於裡故不可

下此證入裡之熱極深極重匪可北倫况陽熱至極陰血立至消亡即小小下之尚不足以勝其陽救其陰故取用大下之方以承領其一綫陰氣陰氣不盡為陽熱所劫因而得生者多矣可與二字甚治臨證酌而用之初非定法也既有下之重傷其陰之大戒復有下之急救其陰之活法學者欲為深造端在斯矣

大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 酒洗

厚朴 半斤 炙 去皮

枳實 五枚 炙

芒硝 三分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止服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 王仲云 中濕 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成氏曰霧傷皮膚濕流關節疼痛而煩者濕氣內流也濕內水也脈沉而細者水性趨下也痺痛也因其關節煩疼而名曰濕痺非脚氣之痺也內經曰濕勝則濡泄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濕氣內勝

也但當利其小便以宣泄腹中濕氣古云治濕之病不利小便非其治也○陳無擇曰中濕者脉沉而細微緩以濕溢入肌肌浮脉則沉細夫濕者在天爲雨在地爲土在人臟爲脾故濕喜歸脾脾虛喜中濕故曰濕流關節中人多便入膜脹四肢關節疼痛而煩久則浮腫喘滿昏不知人挾風則眩暈嘔噦兼寒則攣拳掣痛治之不得猛發汗及灼艾淳泄惟利小便爲佳故論曰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太汗太下皆死○賈真孫曰濕爲土氣火熱能生濕土故夏熱則萬物濕潤秋涼則萬物乾

燥濕病本不自生因熱而佛鬱不能宣行水道故停滯而生濕也况脾土脆弱之人易爲感冒豈必水不流而後爲濕哉人只知風寒之威嚴不知暑濕之炎暄感人於冥冥之中也原病式云諸瘕強直積飲等證皆屬於濕或肘腫躰寒而有水氣裹必小便赤少不通或渴是蓄熱入裡極深非病寒也太抵治法宜理脾清熱利小便爲上故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喻昌曰濕上甚爲熱其人小便必不利蓋膀胱之氣化先爲濕熱所壅而不行是以既上之濕難於下趨經又云治濕不利小便

非其治也。可見治上甚之濕熱利小便，即為第二義矣。然有陽實陽虛，一候陽實者，小便色赤而痛，利其小便，則上焦過，箭之陽氣通，其濕熱自從膀胱下注而出矣。陽虛者，小便色白，不時淋漓，而多汗，一切利小便之藥，即不得施。若誤施之，即犯虛虛之戒，不可不辨也。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

一云疼煩

發熱，身色如熏黃也。

此已後全備傷寒論。成氏曰：身黃如橘子色者，陽明瘧熱也。此身色如似熏黃，即非陽明瘧熱，身黃發熱者，梔子檨皮湯主之。為表裡有熱，則身不疼。

痛此，一身盡疼，非傷寒客熱也。知濕邪在經而使之脾惡濕，濕傷則脾病，而色見。是以身發黃者，為其黃如煙重，非正黃色也。○徐氏云：此本濕熱症，而論不言熱，無治法。或治以白朮附子湯、甘艸附子湯、桂枝加桂等藥，恐與濕熱病不宜。○張卿子云：濕熱節，梔子檨皮湯證也。此白朮附子湯症，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一云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成氏曰：濕家有風濕，有寒濕，此寒濕相搏者也。濕

勝則多汗傷寒則無汗寒濕相搏雖有汗而不能  
周身故但頭汗出也背陽也腹陰也太陽之脉夾  
脊抵背太陽客寒濕表氣不利而背強也裡有邪  
者外不惡寒表有邪者則惡寒欲得被覆向火者  
寒濕在表而惡寒也若下之早則傷動胃氣損其  
津液故致噦而胸滿小便不利下後裡虛上焦陽  
氣因虛而陷於下焦為丹田有熱表中寒來而入  
於胸中為胸上有寒使舌上生白胎滑也臟燥則  
欲飲水以胸上客寒濕故不能飲而但口燥煩也  
○或云小陷胸湯甘艸附子湯小便不利五苓散

理中去姜加木選用又云小便利者桂枝加附子  
理中加茯苓茯苓白朮湯選用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云者死若下利  
不止者亦死

成氏曰濕家發汗則愈金匱要略曰濕家身煩疼  
可與麻黃加朮四兩發其汗為宜若妄下則大逆  
額上汗出而微喘者乃陽氣上逆也小便自利或  
下利者陰氣下流也陰陽相離故云死矣內經曰  
陰陽離缺精氣乃絕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

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  
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  
發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風濕俱去也

成氏曰值天陰雨不止明其濕勝也內經曰陽受  
風氣陰受濕氣又曰傷於風者上先受  
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風濕相搏則風  
在外而濕在內汗大出者其氣暴暴則外邪出而  
裡邪不能出故風去而濕在汗微微而出者其氣  
緩緩則內外之邪皆出故風濕俱去也○王宇泰  
云麻黃白朮湯桂枝附子湯風濕宜汗桂枝加白

朮黃芩防已湯○張卿子云風濕相搏法當汗出  
而解正如前條麻黃加朮使微微蒸發表裡氣和  
風濕俱去若成注似以表言風以裡言濕則不可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脉大  
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  
鼻中則愈脉經云病人喘而無濕家  
病以下至而喘十一字

成氏曰病有淺深證有中外此則濕氣淺者也何  
以言之濕家小云關節煩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濕  
氣不流關節而外客肌表也不云發熱身似重黃  
復云發熱面黃而喘是濕不干於脾而薄於上焦

也陰受濕氣則濕邪為深今頭痛鼻塞而煩是濕  
客於陽而不客於陰也濕家之脈當沉細為濕氣  
內流脈大者陽也則濕不內流而外在表也又以  
自能飲食胸腹別無滿痞為腹中和無病知其濕  
氣微淺內藥鼻中以宜泄頭中寒濕○王宇泰曰  
瓜蒂散○喻昌曰金匱治上焦之濕本內經濕上  
甚為熱之義而分輕重二證輕者但發熱面赤而  
喘頭痛鼻塞而煩邪在上焦裡無別病者但內藥  
鼻中搐去濕熱所釀黃水而已以鼻竅為腦之門  
戶故即從鼻中行其宣利之法乃最神最捷之法

也重者身熱足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皆濕上甚為  
熱之明徵濕熱上甚故頭熱面赤目赤濕熱上甚  
故陽氣上壅不下通於陰而足寒自成無已謂是  
濕傷於下風傷於上仲景發明內經奧旨成土直  
矣豈其不讀內經耶豈風始生熱濕不生熱耶在  
冬月傷寒已為熱病豈夏月傷濕反不為熱病耶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水湯發其汗為宜慎不可  
以火攻之

麻黃加水湯方

麻黃

三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炙

杏仁

七十箇  
去皮尖

白木

四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喻昌曰此治熱濕兩停表裡兼治之方也身煩者熱也身疼者濕也用麻黃取微汗以散表熱用白木健脾以行裡濕而麻黃得木則雖發汗不至多汗木得麻黃并可行表裡之濕下趨水道又兩相維持也傷寒失汗而發黃用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分解濕熱亦是此意但傷寒無用木之法金匱復出此法又可見雜證脾濕內滯

必以承為主治矣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艸湯

成氏曰一身盡疼者濕也發熱日晡所劇者風也若汗出當風而得之者則先客濕而後感風若久傷取冷得之者則先傷風而後中濕可與麻黃杏仁薏苡仁甘艸湯見金匱要略中○黃氏曰太陽濕家病與太陽傷寒相似其不同者濕脈沉而細也濕脈與瘕脈亦有相似者而證則不同濕則身

疼痠則身不疼也○趙氏云頭疼發熱背強身痛與傷寒相似其不同者脉沉而細頭汗面黃能飲食也夫太陽傷寒脉必浮盛今脉沉細面黃頭汗其為濕也明矣濕家能飲食者為病在經而不干於裡也太便反快而小便滯者亦經絡瀯滯不能施化所致也

麻黃 去節半兩湯炮

甘艸 一兩炙

薏苡仁 半兩

杏仁 十筒尖炒

右剉麻豆大每服四錢匕水盞半煮八分去滓温服有微汗避風

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

防已黃芪湯方

防已 一兩

甘艸 半兩炒

白朮 七錢半

黃耆 一兩一分去芦

右剉麻豆大每抄五錢匕生姜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温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黃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水後坐被上又以被繞腰以下温令微汗差

喻昌曰此治衛外之陽大虛在裡之真陽無恙者附子即不可用但用黃芪實衛白朮健脾取甘溫從陽之義以緩圖而平治之方下云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以下如水煖坐被上又以一被圍腰以下溫令微汗差可見汗出乃是陽虛自汗而腰以下屬陰之分則無汗也服此雖動其濕而衛外之陽尚不足以勝之故皮中如蟲行較前遍身如蠶之狀為少殺矣姑以煖被圍腰以下按令微汗以漸取差亦從下受者從下出之之法也○汪機曰治中氣不足風濕外

乘脈浮身重自汗惡風或痛夫脈浮虛也汗出惡風乃風傷衛不能固護皮毛也夫身重者濕也痛者風濕相搏也治宜散風濕補中氣實腠理可也故用防已驅風散濕白朮甘州補中燥濕黃芪補衛氣實腠理以止汗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軀疼痛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成氏曰傷寒與中風家至七八日再經之時則邪氣多在裡身必不苦疼痛今日數多復身體疼痛

不能自轉側者風濕相搏也煩者風也身疼不能  
自轉側者濕也經曰風則浮虛脉經曰脉來濇者  
爲病寒濕也不嘔不渴裡無邪也脉得浮虛而濇  
身有疼煩知風濕但在經也與桂枝附子湯以散  
表中風濕桂發汗走津液此小便利大便鞭爲津  
液不足去桂加朮○喻昌曰用桂枝附子溫經助  
陽固護表裡以驅其濕以其不嘔不渴津液未損  
故用之也若其人太便堅則津液不充矣小便自  
利則津液下走矣故去桂枝之走津液而加白朮  
以滋大使之乾也此連下條甘草附子湯俱傷寒

論太陽篇中之文也傷寒痙濕暍篇中不載而金  
匱痙濕暍篇中載之可見治風濕與治熱濕其陽  
虛者之用本方不當彼此異同矣而傷寒論但云  
若太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金匱  
重立其方且於方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  
三服都盡其人如蠅狀勿怪卽是朮附並走皮中  
逐水氣未得除故耳成無已註傷寒於此條云以  
桂枝散表之風附子逐經中之濕總不言及陽虛  
而昌諄復言之得此一段始爲有據其一服覺身  
痺者藥力雖動其濕而陽氣尚未充不便運旋也

三服都盡陽氣若可行矣遍身如攢針之刺其渙而難舉之狀尚如此金匱可謂善於形容矣不但此也人身藉有陽氣手持足行輕矯無前何至不能自轉側乎此豈可諉咎於濕乎即謂濕勝陽氣果安往乎况其證不嘔不渴其脉浮虛而瀋陽虛確然無疑無已輒以治風濕之外邪為訓寧不貽誤後人耶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 去皮 生姜三兩 切 附子三枚 炮去皮  
甘草二兩 炙 大棗十二枚 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成氏曰風在表者散以桂枝甘草之辛甘濕在經者逐以附子之辛熱姜棗辛甘行榮衛通津液以和表也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 半 炮去皮 甘草一兩 炙  
生姜一兩 半切 大棗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下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木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風濕相搏，骨節疼痛，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成氏曰：風則傷衛，濕流關節，風濕相搏，兩邪亂經，故骨節疼痛，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衛氣不固，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為風在表，濕勝則水氣不行，小便不利，或身微腫，為濕外薄也。與甘草附子湯散濕固衛氣。○喻昌曰：此亦陽虛之證，與前條大約相同，風傷其衛而陽不固，於外濕流關節而陽不克於經，用此固衛溫經散濕也。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 二兩

白朮 二兩

附子 二枚

炮 去皮

桂枝 四兩

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次。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下外多者，服六七合為妙。

成氏曰：桂枝、甘草之辛甘發散風邪而固衛，附子、白朮之辛甘解濕氣而溫經。○活人云：身腫者，加防風一兩，悸氣小便不利者，加白茯苓一兩半。○吳昆曰：風濕相搏，故骨節疼痛，傷風則

惡風大不欲去衣小便不利而大便燥者爲熱  
今小便不利而大便反快則濕可知矣附子之  
熱可以散寒濕桂枝之辛可以解風濕甘草健  
脾則濕不生白朮燥脾則濕有制是方也以桂  
附之辛熱而治濕猶之滄溟之地得太陽暴之  
不終朝而濕去亦治濕之一道也

太陽中暈者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  
小便已洒洒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前開  
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  
則淋甚

口前開板齒燥傷寒論作口開前板齒燥是也成  
氏曰病有在表有在裡者有表裡俱病者此則表  
裡俱病者也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暈也脈  
弦細芤遲者中暑脈虛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  
足逆冷者太陽經氣不足也小有勞身即熱者謂  
勞動其陽而暈即發也口開前板齒燥者重有熱  
也內經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口開謂喘喝也以  
喘喝不止故前板齒乾燥若發汗以去表邪則外  
虛陽氣故惡寒甚若以溫鍼助陽則火熱內攻故  
發熱甚若下之以除裏熱則內虛而膀胱燥故淋

甚○徐氏云此條無治法東垣以清暑益氣陽主  
之所謂發千古之秘也○王宇泰云中暍中暑中  
熱名雖不同實一病也若冬傷於寒至夏而變為  
熱病者此則過時而發自內達表之病俗謂晚發  
是也又非暴中暑熱新病之可比或曰新中暑病  
脈虛晚發熱病脈盛○喻昌曰暍者中暑之稱左  
傳陰暍人於楸下其名久矣後世以動而得之為  
中熱靜而得之為中暑然則道途中暍之人可謂  
靜而得之耶動靜二字只可分外感內傷動而得  
之為外感太日之暑熱靜而得之因避太日之暑

熱而反受陰濕風露瓜果生冷所傷則有之矣時  
令小暑太暑而人受之者即為傷暑勞苦之人凌  
寒觸暑故多病寒暑安養之人非有飲食房勞為  
之招寒引暑則寒暑無繇入也所以膏粱藜藿東  
南西北治不同也○愚謂以二子說見之則暍者  
傷暑之通稱而後人以暍為中熱陽症中暑反為  
陰症者太非也仲景下文云太陽中暍身熱疼重  
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則此後人所謂中暑  
陰症也然仲景謂之中暍則宜知分中暑中暍之  
說皆非矣○張氏云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風寒濕

者地之氣係濁邪所以俱中足經惟暑乃天之氣  
係清邪所以中手少陰心經也其證多與傷寒相  
似但證與脈不同耳傷寒雖惡寒發熱初病未至  
於煩渴中喝不然初病即渴且傷寒之脈浮盛中  
暑之脈虛弱或弦細花遲者有之經曰脈盛身寒  
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此之謂也○汪氏  
曰以證言之傷寒惡寒傷熱惡熱以脈言之傷寒  
脈盛傷暑脈虛且暑脈虛細與濕瘧之脈有相似  
者而證則不同暑則自汗而渴濕則不渴瘧則身  
不疼也○喻昌曰夏月人身之陽以汗而外泄人身

之陰以熱而內耗陰陽兩俱不足神景於中喝病  
禁用汗下溫鍼汗則傷其陽下則傷其陰溫鍼則  
引火熱內攻故禁之也而其用藥但取甘寒生津  
保肺固陽益陰爲治此等關係最鉅今特挈出靈  
樞有云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亡益  
謂陽以陰爲宅補陽須不傷其陰陰以陽爲根瀉  
陰須不動其陽夫既陰陽俱不足則補瀉未可輕  
言纔有補瀉必造其偏如重陰重陽之屬其初不  
過差之毫厘耳所以過用甘溫恐犯補陽之戒過  
用苦寒恐犯瀉陰之戒但用一甘一寒陰陽兩無

偏勝之藥清解暑熱而平治之所以為百代之宗也

太陽中熱者喝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成氏曰汗出惡寒身熱而不渴者中風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者中喝也

白虎人參湯方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人參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外日

三服

喻昌曰夏月汗出惡寒者衛氣虛也身熱而渴者肺金受火尅而燥渴也內經曰心移熱於肺傳為膈消消亦渴也心火適王肺金受制證屬太陽然與冬月感寒之治不同用此湯以救肺金是為第一義矣成氏曰白虎西方金神也應秋而歸肺熱甚於內者以寒下之熱甚於外者以涼解之其有中外俱熱內不得泄外不得發者非此湯則不能解之也夏熱秋涼暑喝之氣得熒而止秋之令曰處暑是湯以白虎名之謂

能止熱也知母味苦寒內經曰熱淫所勝任以  
苦甘又曰熱淫於內以苦發之欲徹表熱必以  
苦爲主故以知母爲君石膏味甘微寒熱則傷  
氣寒以勝之甘以緩之勝其氣必以甘寒爲助  
是以石膏甘寒爲臣甘艸味甘平粳米味甘平  
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熱氣內餘消燥津液則  
脾氣燥必以甘平之物緩其中故以甘草粳米  
爲之使是太陽中喝得此湯則頓除之即熱見  
白虎而盡矣立秋後不可服以秋則陰氣半矣  
白虎爲太寒剋炁王之時若不能食服之而爲

噦逆不能食成虛羸者多矣○吳昆曰暑陽邪  
也中人則傷衛衛虛則不能固表故汗出且惡  
寒表有暑邪故身熱裡有暑邪故口渴暑傷於  
氣故脉虛經曰壯火食氣故用人參甘艸以補  
氣石膏性寒味甘辛寒則能除熱甘則能調胃  
辛則能解肌以其行清肅之令而除煩暑得西  
方金神之象故以白虎名之用之者經所謂折  
其鬱氣是也知母滋陰益腎易義曰火炎則水  
乾故用知母以益水經所謂滋其化源是也  
太陽中喝身熱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

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成氏曰經曰脉虛身熱得之傷暑身熱脉微弱者  
喝也身體疼重者水也夏時暑熱以水灌洗而得  
之一物瓜蒂湯主之

一物瓜蒂湯方

瓜蒂二十筒

右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喻昌曰變散為湯而去赤小豆酸漿水獨用瓜  
蒂一味煎服搗去胸中之水則皮中之水得以  
俱出也搗中有宣泄之義汗如其故不復水漬

皮間矣此即內經以水灌汗乃至不復汗之證  
仲景會其意言中喝者兼乎中濕有所祖也然  
水行皮中何以脉見微弱耶蓋中喝脉本虛弱  
而濕居皮膚內合於肺阻礙榮衛之運行其脉  
更見微弱也喝脉虛弱按之無力濕脉微弱舉  
之不利濕與喝合之脉則舉按皆不利也搗去  
其水而榮衛通肺氣行舉指流利即濕去之微  
按之有力即喝解之微一物之微其功效之神  
且捷者有如此矣又曰水行皮中乃夏月偶傷  
之水或過飲冷水或以冷水灌汗因致水漬皮

中過發其外出之陽以故身熱痰重用瓜蒂一  
物驅逐其水則陽氣行而過發之病解矣凡形  
寒飲冷則傷肺乃積漸使然此偶傷之水不過  
傷肺所合之皮毛故一搗即通并無藉赤小豆  
酸漿水之羣力也即是推之久傷取冷如風寒  
雨露從天氣而得之者皆足過發其上焦之陽  
又與地氣之濕從足先受宜利其小便者異治  
矣可無辨歟○又曰金匱治渴病止出二方一  
者白虎加人參湯顯治其熱以夏月之熱滯必  
僭而犯上傷其肺金耗其津液用之以救肺金

存津液也孫思邈之生肌散李東垣之清暑益  
氣湯亦既祖之矣一者瓜蒂散顯治其濕以夏  
月之濕滯上甚為熱亦先傷其肺金故外漬之  
水得以聚於皮間皮者肺之合也用以搗其胸  
中之水或吐或瀉而出則肺氣得以不壅而皮  
間之水得以下趨也何後人但宗仲景五苓散  
為例如河間之通苓散子和之桂苓甘露飲非  
不得導濕消暑之意求其引伸瓜蒂湯之制以  
治上焦濕熱而清夫肺金則絕無一方矣故特  
舉二方合論其義見無形之熱傷其肺金則用

金匱要略卷之三  
白虎加人參湯救之有形之濕傷肺金則用爪  
帶湯救之各有所主也二方傷寒瘧濕腸篇中  
不載金匱瘧濕腸篇中復出之金鍼暗度宜識  
之矣

金匱要略注解卷之二終

金匱要略註解卷之三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論一首 證三條 方十二首

論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  
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欲飲飲食或有  
羨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  
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  
形如和其脉微數每濕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濕  
時頭不痛漸然者四十日愈若濕快然但頭眩者二  
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月而出或病

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千金方曰論曰百合病者謂無經絡百脉一宗悉致病也皆因傷寒虛勞大病已後不平復變成斯病其狀惡寒而嘔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堅三四日一大便時復小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當愈其狀小便淋瀝難者病在下焦也三十三日當愈各隨其證以治之百合之為病令人意欲食復不能食或有羨時或有不用聞飲食臭時如有寒其實無寒如有熱其實無熱常默默欲臥復不得眠至朝口苦小便赤

澀欲行復不能行諸藥不能治治之即劇吐利如有神靈所為也百合病身形如和其脉微數其候每溺時即頭覺痛者六十日乃愈百合病候之溺時頭不覺痛淅淅然寒者四十日愈百合病候之溺時覺快然但覺頭眩者二十日愈百合病證其人或未病而豫見其候者或已病四五日而出或一月二十日後見其候者依證治之也○愚謂并詳仲景思邈之所論則百合者微邪之涉諸經者可知爾故曰未病而豫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是即誤治在并為壞症者也故百合甘平微寒清諸經

熱而諸症自然愈矣其瀉時頭痛與頭不痛以此  
驗之者膀胱主表瀉則膀胱氣動故痛者熱重不  
痛熱輕也頭眩者邪熱微不及頭痛惟頭覺動搖  
耳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傷寒發汗而後熱未解又不宜發汗不宜下不宜  
補故百合平和解肺心熱知母微涼除腎胃熱如  
此上下熱自然去得愈矣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七枚

知母三兩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  
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  
取一升去滓後合和煎取一升五分溫再服  
蘓頌曰張仲景治百合病有百合知母湯百合  
滑石代赭湯百合雞子湯百合地黃湯凡四方  
病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識其義○愚謂仲  
景謂百合病者雖邪不甚謬治不解邪熱在內  
外而為諸症也百合之甘平而微涼除肺心熱  
故一用之為主隨證加味以為佐其意不可不

察之矣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七枚

碎綿裹

滑石三兩碎

代赭石如彈丸大一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分溫服

下後脾氣動大便溏本艸曰澁以可去脫故代赭之澁堅大腸滑石以利膀胱小便通而大便

不澆脾氣健也此症誤下脾氣弱然有熱邪似難為溫補故滑石之微寒解膀胱熱利小便不妨脾虛仲景用藥之精微學者不可不察之矣百合病吐之後者用後方主之

百合雞子湯方

百合七枚

雞子黃一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吐後氣逆上五臟不安故雞子黃之安五臟鎮

心治嘔逆除熱佐於百合用之所以莫不可也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  
之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 七枚

生地黃汁 一斤

右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  
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  
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不及吐下發汗不解者微邪在腎在腎則一身  
百脉無所可是所以為百合也地黃之涼除腎

熱故佐於百合用之然地黃之涼脾氣虛弱者  
難用故戒之曰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如漆  
者動脾氣將泄之候也過用則為變症矣雖百  
合亦難用故仲淳甫本艸經疏曰中寒者勿用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洗方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  
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素問曰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百合病久不解  
者邪在肌表而肺氣餘故為渴以洗方漬浸之

金匱要略卷三  
五

則邪去肌表潤渴亦止不用他物直用百合者  
如後世之治疏豆瘡用外麻拭洗之類用他則  
遠矣陰陽應象大論曰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  
張介賓註曰邪在肌表故當漬形以爲汗  
漬浸也言令其汗出如漬也如許胤宗用黃芪  
防風湯數十斛置於床下以蒸汗張甘燒地加  
桃葉於上以蒸汗或藥煎湯浴洗之皆漬形之  
法也○赤水玄珠曰自東漢建武中南陽征虜  
者以蜜煎外麻數數拭之戒食鹽豉者以渴也

括蕒牡蠣散方

括蕒根

牡蠣熬等分

右爲細末飲服方寸七日三服

百合病渴不瘥者邪在肺腎故天花粉之微涼  
除肺熱生津液牡蠣鹽平入肺腎去衛榮虛熱  
去來勻用治之

百合病變發熱者一作發寒熱百合滑石散主之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兩

滑石三兩

右爲散飲服方寸七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  
除

膀胱有邪熱熱發表滑石去膀胱熱故合百合  
與之脾胃虛弱者不勝涼藥故微利者不服若

金匱要略卷三  
六

服發熱者膀胱燥除滑石用滑石之滑利能利  
小便所以益澗津液而燥發熱也除字下脫滑  
石二字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  
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為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  
此亦為逆

此戒誤治者長沙翁龜鑑學者詳之千金方作百  
合病見在於陰而攻其陽則陰不得解也復發其  
汗為逆也見在於陽而攻其陰則陽不能解也復  
下之其病不愈理充明白矣

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不安蝕  
於喉為惑蝕於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  
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啞一作甘草瀉心湯  
主之

李廷入門曰狐惑蓋緣失汗虫食臟及食肛此亦  
虫症也如狐聽水猶豫不决之義初起狀如傷寒  
或因傷寒變成其候四肢沉重欲食惡聞食氣欲  
眠目不能閉舌白齒晦面目色變無常虫食下部  
為狐下唇有瘡其咽乾虫食其喉為惑上唇有瘡  
其聲啞殺人甚急皆因汗下失宜邪熱入腹以致

飲食少而腸胃虛甚則三虫舉而食人五臟食  
上部者三黃瀉心湯主之食下部者單苦參煎湯  
淹洗之食肛門外者用生艾汁調雄黃末燒烟薰  
之

甘州瀉心湯方

甘州 四兩

黃芩 三兩

人參 三兩

乾姜 三兩

黃連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半夏 半斤

右七味水一斗後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  
三服

此傷寒論半夏瀉心湯也因熱生虫其症候如  
傷寒虫食上則心肺氣結故半夏之辛以散結  
氣黃連黃芩之苦以瀉上熱虫亦惡苦味而退  
虫食則心氣危人參甘州大棗之甘而補以保  
神氣又虫濕化也乾姜之辛熱以去濕溫脾仲  
景術至哉

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

肝脉繞陰器虫蝕於陰則肝濕熱也苦參之苦寒  
入肝去濕熱亦殺虫故用以洗之

蝕於肛者雄黃薰之

雄黃

右一味為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薰之

脈經曰病人或

從呼吸上蝕其咽或從下焦蝕其肛陰蝕

王為惑蝕下為狐狐惑病者猪苓散主之

本艸曰雄黃主殺精魅鬼邪蛇虺蟲毒治惡瘡死肌故用以薰之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

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眦

一本此有黃字

黑若能食者

膿已成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此段在千金方狐惑條中則須知狐惑之深重矣

赤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

三外浸令芽出曝乾

當歸

右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虫能蝕之為膿赤豆當歸能排膿活血故用之

治之赤豆用藥者欲生氣也時珍曰赤小豆小

而色赤心之穀也其性下行通乎小腸能入陰

分治有形之病除寒熱癰腫排膿散血○愚謂

用赤小豆者非但排癰腫去膿古人以辟穢疫

氣是疫鬼之所惡也狐惑亦疫毒所生也仲景

用之其肯精哉

陽毒之為病面赤班班如錦文咽喉痛唾膿血五日

可治七月不可治外麻驚甲湯主之

千金曰傷寒工二日便成陽毒此三陽經邪不發越為毒者也其證如此七日者六日而六經徧至七月則死外麻驚甲除熱毒當歸去膿血蜀椒雄黃共治疫毒已言毒則為疫氣可知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月不可治外麻驚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千金曰傷寒初病工二日便結成陰毒或服藥六七日已止至十日變成陰毒此則傷寒熱毒入三陰經者也故其症脈如此蜀椒雄黃雌治疫之物

其味辛猛烈恐有敗陰氣故除之後世醫書陰毒為寒毒入陰臟用正陽散附子湯此故何也斯廼惑高陽生之言爾略述其說如左○按千金方脈經言陽毒陰毒與仲景之言莫異獨高陽生脈訣作陽毒陰毒之歌曰陽毒健亂四肢煩面赤生花作點斑狂言妄語如神鬼下利頻多候不安汗出遍身應大差魚口開張命欲離有藥不辜但與服能過七日漸須安陰毒傷寒身軀重背強眼痛不甦任小腹痛急口青黑毒氣衝心轉不禁四肢厥冷惟思吐咽喉不利脈細沉若能速灸臍轉下六

日看過見喜深此全陽毒為熱症陰毒為寒症而  
南陽活人書節菴六書皆隨之陽毒用外麻葛根  
湯犀角大青湯類之寒劑陰毒用正陽湯回陽救  
急湯類之熱劑胡為與仲景相悖耶陰毒果為寒  
症何用外麻驚甲涼藥耶又何言去蜀枳雄黃溫  
藥耶陰毒果為不寒症用仲景之方而可詎隨脉  
訣之語用熱劑耶然獨王安道瀟湘集雖正先人  
之非不深言及而方意亦不分明也近代趙氏醫  
貫載金匱千金二書全文曰此二方與傷寒論陽  
毒陰毒特異之斯亦太誤矣傷寒論所論溫毒發

狂與三陰經寒證而已無有陽毒陰毒之言又李  
廷醫學入門引用脉訣言綱叔和詩是咸由以妄  
男子言為叔和之畫而爾管見如此誓書以按後  
哲

升麻驚甲湯方

升麻 二兩

當歸 一兩

蜀枳 炒去汗 一兩

甘艸 二兩

雄黃 半兩 研

驚甲 手揷大 一片 炙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  
汗

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外麻湯無驚  
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無雄黃

18  
35-95

金匱要略註解卷之三

金匱要略  
卷之三

十一

